新知识青年下乡 沉入真实的乡土中国

万 象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见习记者 孙庆玲

中国的广袤大地，约有67%为农用地，生命、文明在这里绵延不息，贫困、苦难在这里暗自滋生，见证过历史的波涛汹涌，在时代的撕扯中跌宕变迁。田园浪漫是它，残酷落后也是它，乡村千面，神秘又沉默。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农村这片天地，多年后又争相离开。目前，全国43%左右的人口常驻于此，但随着新时代的春雷震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召唤，更多的知识青年为探究它而来。

乡村更热闹了，一拨拨高校师生、科研人员来来走走，揣着疑问，也带着技术、知识和思想，他们试图了解真实的乡土中国，更希望走进它，为其振兴添份儿力。

甘肃武威，中国农业大学水利工程专业90后博士李波为了更好地监测西红柿的数据，驻守在这里。 视觉中国供图

“乡村热”

5月的甘肃，干燥，偶有风沙，穿行在贫困村中，进行定点观测调查的张涛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不过对于常年乡村调研的他来说，“失联”已是家常便饭。

自2016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以来，张涛参与的乡村方面相关课题已有一二十个，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乡村跑一趟，长则半月余，短时也有三四天，曾被西北的风沙吹着跑，也曾被云南的冬天冻得骨头疼，还差点在调研途中摔下悬崖。

如张涛这般，在乡村进行调研实践的高校师生并不少见，或许正在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力”——眼下，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白洪谭在为研究阿拉伯媒体的论文头大时，还惦记着他的山东西村建设实验，那里的蔬菜销路让他有些犯愁；浙江大学在读医学博士生淡松松一边研究着癌症、肿瘤和胚胎干细胞，还一边在陕西竹峪镇东大墙村进行着乡村教育实验，“六一”儿童节还不忘给村里小朋友发糖；中国地质大学的杜鹏举博士正忙着为村民建日光温室大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刘楠在去年8月发起成立了“探村博士联盟”，更是聚集了一群关注乡村建设、有乡土调研实践经验的博士生，联盟刚成立时每周都有博士生找来。目前，联盟成员已由最初的28人扩张至58人，“博士僧”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高等学府，学科背景迥异，却一水儿地拥有自己的乡土故事。

与挤破脑袋进城的人们逆向而行，他们独自或组团来到乡村调研、实践，“清流”般流向乡村、农户。如今，这股力量似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而愈加壮大。

在乡村实践调研“老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看来，这并不是种错觉，尤其今年很是“火爆”，“很多以前跟乡村没关系的老师都开始带着学生去乡村”。

自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洁颖也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一方面去乡村调研的人多了，我们去调研时，经常有县里或村里的人给我们说好几批人过来调研；另一方面，研究‘三农’的机构多了，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中的涉农研究院、研究中心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突然觉得自己的同道多了”。

遇见真实的乡土中国

为什么到乡村来？写论文，完成课题，“为乡村做些什么”……缘由不一而足，但总绕不过那份对真实乡村的好奇和探究。

刚开始，白洪谭对到乡村去是有些“拒绝”的。

从农村到省城再到首都北京，读博期间又去加拿大访学……在白洪谭看来，自己的求学生涯是一个逐渐远离乡村的过程。如今再回到村里去，这让他有些纠结。但在和老师的沟通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很多知识来自西方经验，而非本土实践。他所说的老师便是华人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带队回到家乡调查缙云烧饼产业，又被称为“烧饼教授”。

在老师的启发下，白洪谭决定，通过实践与老师的实践进行对话，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封闭在象牙塔里，“要让学术根植于本土和实践，不要那么空洞”。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更为关注，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乡村相关的课题、研究也随之更为迫切，然而真正了解乡村的知识分子未必很多。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乡村，众星拱月般散落在城市周边，二者的距离看似很近。但如沙垚说，当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体，体力工人、技术工人和白领雇员、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日益分离，一种彼此拒绝的社会阶层关系正逐渐形成。

在国内，也能看到类似的身影，带着成果、评估、职称的锁链，高蹈于体面和舒适的状态和精神幻境之中。强调“在场”的知识分子，有时会在乡村“缺席”。

“我们对农民真的还不够了解，比如我们之前总觉得农民不把钱投到教育上，都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不理性，但真正去解剖某个家庭，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最理性的选择。”毕洁颖认为，“解剖乡村这一麻雀，向农民学习，或许才能从中窥见真实的乡村和中国。”

而越是深入乡村之中，张涛越能体会到农民那从泥土中长出的学问，“作为研究生或者博士，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头牛，那农民能看到牛的毛发，他们生活在其中，看得透彻。了解他们，才能细察民情”。

一手学业，一手乡村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多人也因在调研实践中了解到乡村的情况，进而萌生出“为乡村做点什么”的念头，正如白洪谭所说，看到乡村的真实情况后，你是拍拍屁股就走用它去换论文，还是同时留下来也为他做些什么？这是个问题。

白洪谭则是一边调研，一边乡建。他把自己看成内嵌于各种乡建力量之中的一种因素，在博士延期的一年时间里，他资助农民去高校参加乡建会议；带领几位失去生计的鸡农办起了合作农场，建起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冬暖棚种植有机蔬菜；举办读书会，让农民也成为涉农学术论文和学术成果的评议者；邀请国内外学生到村里和村民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活动给村里孩子一些指导。

目前，作为核心项目的农场问题依然多多，但让人欣喜的是，有自称“多少年都没摸过书本”的农民开始研究起生态堆肥技术，有的开始研究农业政策和贷款政策……

而在陕西东大墙村及所属的竹峪镇，来向医学博士淡松松咨询子女学习和教育问题的村民更多了，他所开展进行的竹峪乡村教育实验也渐为更多人关注。在那里，淡松松设立了竹峪乡村教育基金，奖励了品学兼优的学子、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等，还组织了竹峪青年联合志愿者协会，筹建竹峪立心乡村书院和三农公益大讲堂。而立之年的他，计划着在自己退休前捐赠至少120万元的兜底资金，并结合乡友与社会资源，分10期为东大墙村及竹峪镇提供“12+N万元”的教育资金，希望借此塑造当地群众重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传统，从而带动发展。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默默为乡村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研究乡土人物、自然生态，抑或是文化文物、科技经济等。在那里，有着理想的春枝烂漫，也有着现实的严寒风霜。乡村调研实践不易，有的不得不夜宿荒山古庙，与老鼠同眠，有的被质疑、不被理解，到处碰钉子，当然，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人也有。

在沙垚看来，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不是“下乡”或纡尊降贵而去，而应抱着平等的心态去乡村，和农民打成一片。真要做到这一点，毕洁颖觉得，去乡村不能蜻蜓点水，“像费孝通老先生当时那样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剖析的调研现在比较少见，但我们应该学习，脚踏实地，真正地融入乡村，提供我们的知识、思想、技术支撑等”。

“乡村建设并不是做慈善，也不能仅仅靠情怀推动，在我们动用外部力量建设乡村时，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发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内生力量，让村民把乡村振兴当成自己的事情。”白洪谭认为，进行乡村建设，不仅是“输血”，更要让乡村实现自我“造血”，这是社会上的共识。

沙垚希望，知识分子能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一起书写出一个真实美好的农村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在这种化学反应中可能会产出一种新的东西来，“一种新的社会的想象”。

独立学院又走“独立”新路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剑平

“学生学费从1.7万至1.75万元/年，直线下降至5500元至6000元/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赵阳说，今年该校对全部新生实施高校收费标准招生。

推动浙大城市学院改革实行了19年的独立学院民办收费机制的最大力量是，今年4月，浙江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并支持作为浙江大学办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转设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光杰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起该校将缩减招生规模，全面实行公办高校收费标准招生，本科生办学规模计划从现有1.1万余人逐步调整至1万人左右，其中2018年招生计划由原来的3100名左右，优化调整至2500名左右，分省分专业计划将于近期公布。

转设后的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将由浙江省负责管理，宁波市出资举办，浙江大学负责具体办学工作。

据赵阳副书记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浙大城市学院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正在同步进行转设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相关工作。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1999年为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浙江大学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创办的浙大城市学院，成为教育部批准的国内第一所独立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则是2001年6月，经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批准，由宁波市投资建设，浙江大学负责办学管理。随后，国内在公办普通高校体制之外产生了大量的独立学院。

2008年教育部颁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26号令），对独立学院转设给予规范发展路径。第一，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第二，合并继续举办独立学院；第三，并入公办高校，或引入新的出资方迁址规范发展；第四，由当地政府支持转为公办高校，转设后继续与政府合作；第五，是转为其他层次的民办学校或终止办学等。

全国独立学院总数量在2010年达到323所，《中国青年报》在2014年独家连续报道全国292所独立学院5年“验收大考”延期和“独立难”困局。到2016年全国仅有的57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浙江省委常委会在今年4月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建设发展问题。省委常委会支持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大城市学院转设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开了国内独立学院转设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先河。

当初，浙大城市学院依托浙江大学和独立学院民办收费机制，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到现阶段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机制的制约。赵阳说，独立学院迫切需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可是连申请设置硕士点的资格都没有；参加相关创新创业大赛，独立学院必须同母体高校组队参加。连研究生都没有，科研也干不出什么事情，导致独立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难。

“当前，我国还有260多所独立学院在未来几年需要实现办学转型。”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徐军伟说，浙江大学下属的两所独立学院转设成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符合当前教育部关于独立学院转设的政策方向，更体现了浙江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这对国内独立学院的转设工作将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其他有较强办学实力的独立学院也会积极寻求相关地方政府的支持，走转设成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发展道路。

老师放弃对学生管教 后果是灾难性的

管 窥

陈志文

日前河南一所小学教师的辞职信让舆论哗然，与前些年同样引起舆论关注的“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浪漫情怀辞职信不同，这封辞职信是憋屈的，让人揪心，更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

这位来自河南基层乡镇的四年级班主任，因为把学生在校默写古诗的成绩和照片发到了家长群里，引来部分家长不满。“没有考虑到个别差生及家长的感受与自尊，给个别家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于是家长要求这位老师登门道歉，否则就告到县教体局。还不仅如此，“中午有家长在家长群里说当事学生受到了伤害，有自残的可能，我又感到深深的恐惧。”信中，这位老师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为人师已第15年，误人子弟总是有的，但切切不敢伤人性命。”

“刚才我强忍心中情绪，给学生讲解第30课练习册，当纠正学生默写在黑板上的词语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写错字的同学心灵受到了伤害，回家自杀了，或者若干年之后自杀了说是因为我指出了他的错误才轻生的，我该如何面对自己？”因为“很惶恐，深感自己专业知识不足，不能胜任”，因此辞去班主任与一切职务。

这位老师有不妥，至少不完美，我们不必袒护，这位老师的信显然是情绪化的，甚至用另外一种方式反击嘲讽，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很多老师面对的现实与无奈：对孩子们不敢管，稍有差池，最后被处理的都是老师。

去年年初，一位中学女老师激愤之下扇了一位16岁男同学一个耳光，结果马上被这位少年扇了回来，最后的结果是这位男同学“受到伤害”，老师上门道歉并被处分。去年教师节前后，黑龙江一位中学副校长批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竟然和老师在教室直接对骂起来，结果同样这位副校长被处分，学生安然无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一些地方教育环境呈现出一种病态。对学生，只能表扬鼓励，不能批评，更不要说惩戒。对于老师，则动辄就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学生怎么都没有错，错似乎都在老师。对于学习，动辄就讲快乐幸福，而不是辛苦付出，甚至测试都被扣上应试教育的帽子，各种检测手段都不能轻易使用。

其实，老师的憋屈倒在其次，在这种理念与舆论环境下，教育与育人环境已经被严重扭曲。

一方面孩子脆弱不堪，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挫折困难就寻死觅活；另一方面教师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战战兢兢，很多人不得不放弃最基本的管理职责。你想想，仅仅是公开通报了默写成绩，家长就说孩子受到伤害要自残，老师哪里承受得起？

这种事情可能不普遍，但却频频发生，寒蝉效应明显。日前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在一个中学的课堂上，老师在前面认认真真上课，后面几个同学却大大咧咧在教室里拼起座椅，吃饭喝酒，如无人一般。

学校管理走到这一步，老师不得不放弃最基本的管教职责，中国教育将会怎么样？是我们家长想要的吗？

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时，扬州江都实验小学一位英语老师为制止一位经常在课堂上无端大喊大叫的学生，把其赶到隔壁教师办公室以避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结果这个“小霸王”打砸教师办公室，搞了一个天翻地覆。未料家长却恶人先告状，在学校门口拉起了横幅，说老师殴打学生，要“还孩子公道”。还好的是，家长们及时揭露了这名家长与学生的谎言以及此前多次的敲诈恶行。校长也理直气壮地表示：就算老师不当，也要维护好涉事老师的权益。

是时候反省那些被误导的所谓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变我们学校教育的舆论环境与管理制度，鼓励支持保护老师在学生管教上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了。

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何谓奋斗？付出，艰辛，没有那个事情是轻轻松松地就可以得到的，惩戒、艰辛、努力、磨砺，是任何一个教育理念与体系下必须有的部分，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部分。我们也只有经历各种淬炼、磨砺，甚至委屈，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坚强的人，才不会在困难与挑战面前退缩，更不会轻率地动辄跳楼自杀。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舆论大声地鼓励我们的老师去管教孩子，需要学校与相关部门在类似的问题上，有担当，理直气壮地保护教师，也需要广大的家长，对于老师在孩子的管教中表现的不足给予一定的宽容，让老师敢于管教，让学校教育回归正常轨道。

视觉中国供图

华中科大30多位教授一年走进40所中学接力讲科普

寻找热爱物理的种子

王潇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雷 宇

当一流大学的知名教授走进偏远山区的中学课堂，和中学生们探讨引力波、“薛定谔的猫”这些奇妙话题，那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专业大一学生程元滨至今清晰地记得两年前的高中校园里那场“量子力学”科普讲座。被点燃兴趣和梦想的他将该校物理专业锁定为自己的报考方向，最终如愿迈进了科学的大门。

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30多位教授、博导组成的科普志愿服务团走进全国各地中学接力讲科普，而因为其中一位教授的一场科普讲座而走进喻家山的校园，程元滨也并非个案。

该院党委书记张凯向记者介绍了一组数据，科普团成立近3年来，学院收到的自主招生报考物理专业人数成翻倍式增长，“2016年181人报名，2017年390人报名，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672人。高考填报物理专业的第一志愿率也比3年前翻了几倍”。

当社会上一度产生物理学科报考“遇冷”、一些地方新高考“弃物理”时，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让物理这门众人眼中的“最难学科”成为“最有趣学科”，受到学子们的追捧。

“物理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学前沿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院长陈相松教授看来，产生物理太难的社会认知跟当今社会的物理科普不够到位有关。

“如果我们这些做物理研究的人，自己都讲不出来物理的重要性，那学生和家长们更没法明白了。”他认为，将看似高深的物理学知识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讲出来，激发中学生对物理科学的兴趣，在全社会范围内撒下物理科学的种子，尤为迫切和重要。

翻开物理学院科普讲座的日志，《黑洞—宇宙神秘的漩涡》《神奇的飞秒激光》《在纳米世界里追光—纳米光子学初探》《时间、空间和引力波》……一个个神奇的科学谜题在中学课堂绽放。

“为什么牛顿在推导出第一运动定律后，还要补充第二运动定律，难道不是多此一举？万有引力真的存在吗，还是只是我们的错觉？光速是否真的永恒不变？”2017年3月，国家“天琴计划”团队核心负责人、物理学院叶贤基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讲述的关于时间、空间和引力波的最新研究，孩子们都说非常解渴。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80后王顺教授，去年中秋尝试了一把“混搭”的科普方式，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中穿插物理课的小型科普演出，每演奏一种乐器，就用物理知识解读乐器的发声原理，引来了中学生的满堂喝彩。

王顺介绍，他们在做科普讲座时，都会尽可能地多带仪器，多做演示，把知识融入平常生活中讲解，让中学生动手参与进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从祖国北方的河北正定中学到南端的海口市第一中学，从西部的甘肃省张掖中学到东部的浙江省嘉兴市第一中学，仅2017年一年，由物理学院30多位中青年教授、博导组成的科普志愿服务团，相继赶赴大江南北的中学课堂，举办了40多场物理科普课，吸引了过万人参加。

科普报告团里，可谓藏龙卧虎：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陆培祥教授；引力中心主任、国家杰青涂良成教授；曾留学麻省理工、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28岁年轻教授、博导王星泽，80后“青年千人”王兵、王顺教授……一大批年轻的教授会集到物理学院教授科普报告团，用“走出去”的方式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全国。

物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刘会平对这一系列科普工作带来的变化感觉非常明显。10年前，物理学院要招满学生基本靠调剂，而现在该专业录取基本都是第一志愿，分数线也逐年走高。“从其他专业申请转入物理学院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学生连续3次申请转入都没有成功”。

在陈相松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学生们会更多考虑自身兴趣，像一些“仰望星空”的学科。

“大学物理教授能够到我们这种基础教育的学校来，让那些对物理学科有浓厚兴趣的同学看到了努力的方向。”洪湖一中校长顾本志在听完科普讲座后感慨。

中学生的科普讲座，也为大学教授的课堂提供了一面教学改革和反思的镜子。

去年12月，物理学院超快光学实验室主任兰鹏飞教授，曾赴一些地方讲解《神奇的激光》科普报告。“看见他们学物理的情景，就想到了多年前自己的高中时代，应试教育下一成不变的是，师生们过于注重试卷的标准答案，缺乏科研求证的素养”。

作为留学国外又学成归国的一代，80后教授兰鹏飞如今在大学的课堂上特别注重对学生做科研方法的引领，“高中物理的学习，只做形象描述，不严谨不科学，规范的科研素养要向国外看齐”。

对此，曾留学美国得州农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刘鑫教授也有同感。

他在科普中发现，市面上流行的科普读物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它们夸大了兴趣的作用。对物理科学的研究，是一条漫长的征程，仅凭兴趣是不够的，还要具备系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持不懈的毅力”。

刘鑫说，现在他给大学生讲授“数学物理方法基础”“量子力学”等课程时，都会采用图像讲解等多维教学，“要规范学生做科研的方法，让他们理解每一个科研结果都必须自己一步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科学研究没有标准答案”。